

《青田别墅小区凶杀案告破》后续

别墅位置偏僻住的人少成为歹徒目标

■通讯员 齐黎军 文/摄

昨天,当别墅小区凶杀案的3名犯罪嫌疑人被带到青田时,知道消息的人都赶到公安局,想看看他们的真面目。“太残忍了,连小孩都杀!”“他们为什么要杀人?”……人们的这些疑问,随着警方的审讯,都有了答案。

一老一少被害

11月12日下午2时20分左右,王某的姑姑因打电话到家没人接让他到家看看。王某到姑姑家时,发现围墙的铁门没有上锁,便开门进去,去敲平时习惯进来的南侧门。他叫了两声“姑父”没人应,就绕到别墅客廳的大门,发现客廳大门半开着,进入客廳后发现地上有很多血,姑父王某和女孩妞妞被害了。

青田警方接到报警后,迅速调集100多名警力成立专案组,全力投入侦破工作。

经查,周某1952年2月3日出生,1980年到意大利,1998年回国后一直在国内。妞妞2006年4月29日出生,是周某妻弟的养女,因他在国外,所以妞妞一直跟随周某夫妇生活。

平时就周某夫妇和妞妞3人住在鹤城镇别墅小区19幢。11月11日那天,周妻因父亲病危去了丽水,别墅里就剩周某与妞妞两个人。

4个小组侦查

专案组决定分4个小组开展工作:

关系人走访组继续对死者的家属、关系人进行走访。

现场走访调查组继续以现场为中心,走访周边群众。重点对现场周围出租房、宾馆、网吧等公共场所进行排查。

交通工具组民警到青田各大出租车公司,请出租车司机回忆在案发前后有无在附近搭载过可疑人员。

视频信息组民警集中分析研究现场周围的监控。

不久,一位出租车司机向民警反映,案发当天夜里,他送客途经现场附近时,有一个男青年招手拦他的车。他靠边停下,男青年见他车上有其他人就说坐不下了。他注意到那人神色紧张,身上好像有血迹,边上好像还有人走动。

与此同时,民警在一家小宾馆发现一名贵州籍男子案发前连续在该宾馆住了4天,案发当日突然退房离去。

警方分析认定,该案可能是一起3人以上结伙流窜抢劫杀人案件。



歹徒冲着钱去

案件侦破方向选定后,专案组民警先后奔赴贵州、福建和我省绍兴、温州、宁波、丽水等地进行调查,终于在贵州、绍兴发现嫌疑人踪迹。在贵州省公安機關的协助下,专案组民警于11月28日在贵州省长顺县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吴小进、罗文启。

同时,在绍兴的民警也锁定了嫌疑人隐藏的地点,嵊州三界某家具店。11月29日凌晨,专案组民警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悄悄包围了该家具店。民警以夜查为由敲开了店门,正准备拿出嫌疑人苏亚辉的照片请店主辨认时,发现只有一簾之隔的一张床上有动静。抓捕民警迅速冲到床边,将床上男子制服,用手电筒一照,发现该男子正是苏亚辉。

经审讯,苏亚辉交代了自己与吴小进、罗文启为达图财目的,于11月11日晚将周某等两人残忍杀害的事實:

11月7号下午,我和吴小进、罗文启从丽水坐出租车到了青田,之前我们买了两把水果刀和3双手套、1把手电筒,都放在吴小进的挎包里。当天,我们3个开始在街上踩点。

第四天,我们找到别墅小区19号。我们觉得这家别墅的位置相对隐蔽,而且经过一天的观察,发现这家别墅住的人也比较少。

到天黑的时候,大概(晚上)6点来钟,我和罗文启决定先爬进别墅。当时,我们从拐角处的大门看到餐厅里有一个老头和一个小孩在吃饭。我和罗文启各带了一把刀放在口袋里,从围墙翻进了别墅,到了院子的后面,我发现客厅的门是开着的。

进客厅前,我和罗文启说:“我们找个地方先藏起来,等屋主睡觉以后,再给吴小进发信息,打开门叫他进来。”我们进到客厅以后,才发现客厅里没什么可以藏身的地方,我听到老头叫小孩子穿鞋子,他们好像要出去玩。接着,我听到老头去关窗户关门的声音,我和罗文启就躲到进客厅门的两边。我听到老头走过来,他看到了罗文启,罗文启马上上去用刀架在老头的脖子上,控制住了他。这时小女孩就往门外跑,我从门后面冲出来,接着老头的脖子,随后打电话叫来了吴小进。我们就开始动手杀人,然后在家里寻找物品,在搜得3000元及1只数码相机后逃离现场。

现3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

私下把老父的房子变更给自己 拆迁得三套房却一套也不给他 一起“民告官”案牵出一段揪心的亲情财产纠纷

■见习记者 邱国良

“你要那么多房子干嘛?你把老爹气死了,还想把老爹赶出来,你还有没有人性啊!”一名中年妇女在法庭上指着被告席上的老年妇女哭诉。

这是记者昨天在杭州市上城区法院一起行政诉讼案审理现场看到的。虽然这是一起“民告官”案件,但焦点指向却是一段揪心的家庭财产纠纷。

大女儿偷占三套拆迁房

哭诉的中年妇女叫吴一梅,在五姐妹中排行老四。她所指的老年妇女叫吴一梅,排行老大,吴一梅作第三人,和被告方上城区房管局的代理律师一起坐在被告席上。坐在原告席上的是她的八旬老父亲吴某,还有二女儿吴二梅。

其实案件并不复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家住上城区万安桥东弄的吴某,考虑到大女儿一家工作生活不便,便将自己住的公房和大女儿一家(房子在大学路)换了住。2002年底、2003年初,那套公房拆迁。吴某和老伴由于年事高,加上一直以来对大女儿吴一梅最疼爱,因此,拆迁和换房事宜都交由吴一梅办理,其他女儿出于亲情考虑,也没有细问此事。

据吴一梅说,拆迁后,换得了一套三里亭的新房和补偿款56万元。不想吴一梅将新房的产权直接写到了她一个女儿名下,然后又用56万元在望江路上买了一套二手房,产权写在她另一女儿名下。而吴某所住的位于大学路上的房子,产权只归吴一梅前夫一人所有。这意味着,经这一拆迁,吴某成了“无房户”。

这些年来,吴某夫妇对大女儿吴一梅的做法一直有怨言,要求吴一梅把大学路上的房子归于自己名下,要麼把其他两套中的一套给自己。但是吴一梅名下早已没有房产,而吴一梅前夫和已经各自成家的两个女儿拒绝让出房产。吴某夫妇很无奈,但只期望大女儿能尽孝道,让自己安享晚年就行。

不想吴某老伴突然去世,亲情也由此走上了“绝路”。今年2月7日,吴某老伴生病住进重疾监护室。经抢救,老太太病情好转,精神状态也挺好。年三十晚,吴一梅来看老太太,聊了两个小时,谈话内容让老太太很生气,第二天老太太的病情就恶化,年初二(2月15日)去世了。

吴某和其他4个女儿,认为是吴一梅气死了老太太。老太太去世后,他们便开始为房子的事去房管部门搜集证据。

令他们心寒的是,从房管部门提取到的拆迁合同和购房合同证据显示,当初拆迁时竟然分到3套新房,均位于三里亭,但有两套被吴一梅私下卖掉了。

变更户名申请表上签名为假

与吴一梅协商未果后,吴某决定起诉给吴一梅发房产权证的上城区房管局。

不想,上城区房管局调出了两个证据:一份是吴某写给房管部门同意将公房转让给吴一梅的书面材料;一份是同意变更此套房户名的公房户主申请变更审核表。

在法庭上,上城区房管局的代理律师提出了两处意见:其一,诉讼时效已过;其二,两份变更材料说明变更事宜是经合法手续办理的。

原告当场指出,第一份证据上的吴某签名是假的,不是吴某本人的笔迹,且人名有错;第二份证据上根本没有出现吴某夫婦的亲笔签名,且仍写错吴某的姓名。

对于诉讼时效,吴一梅称本来没有想过去到法庭上解决这种亲权财产纠纷,现在是上法庭来讨个公道。

“我只是把房子借给她家住,根本没有同意把房子转给她,也没有写过什么材料。我只要拿回我原先公房的房卡。”吴某在庭上几次激动地站起来说。

“在我家姐妹五人里,我爸媽對她(指大姐吴一梅)从小就最宠爱,我們把她的两个女儿从小照顾到出嫁,她的两个女儿现在都是老師,為什麼她會做這麼沒有人性啊!”一直在家照顾父母的四女兒痛苦地撫着胸,眼泪像泉水一样涌出来,“要房子干嘛,亲情都没有了有什麼意義啊!”

“她说的全是謊話。當初給她辦變更手續的人被買通了。我們沒有房子却有親情,她却什麼都没有了。”吴家小女兒對記者說。

在辩论过程中,吴一梅不时地将左手撑着左脸,似乎想回避台下妹妹和对面父亲的眼光。經過兩小時審理後,法庭宣布休庭,擇日宣判。

面对電視臺记者的话筒和摄像机,吴一梅把身子轉过去,把背影長長地留给了记者。她也自始至终没有和老父親及4个妹妹說上一句話。

吴一梅孤单地走出法院。外面下着雨,吴一梅没带伞,在法院门口,她走到本报记者身邊,問“現在幾點了”。记者問她:“你想怎麼安排你父親?”她连忙閃到一邊,快步向前走,低頭趕路。

(文中人名为化名)

会稽山始于1743年

绍兴人爱喝的绍兴黄酒

会稽山 1743

Shaoxing wine is renowned throughout the world. In Shaoxing, home to Shaoxing wine, local people like to drink Kuaijishan wine all the time. Kuaijishan wine, since 1743, has been a favorite with Shaoxing people.

物美 WUMART Hypermarket

天天价廉 永远物美